

编者按:David Nunan 教授是香港大学终身教授,他曾担任两届 TESOL 主席一职,是第一位北美地区以外担任这一职位的教授。2005 年,他当选为 50 名澳籍具有国际影响力人物之一。Nunan 教授出版了几十部学术专著和上百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内容涉及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以课堂为本的研究以及以交际型教学为主的课堂中教授语法等。此外,他还编写了一系列基于任务型教学理念的英语教材,风靡全球大、中、小学校,其中 Go For It 系列教材已成为世界上销量逾亿册的优秀教材,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广泛采用。2009 年 12 月,Nunan 教授莅临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该校 60 周年校庆,郑新民教授和李茨婷博士借此机会采访了他。访谈所提出的问题大都是受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不难感觉到问者善问,答者妙答,其中特别是有关如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理顺课程设置与测试评估之间的关系,文化教学核心是什么,应该教谁的文化和怎么教等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启迪。本刊现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文化可教否? 应该教谁的文化? ——著名语言学家 David Nunan 教授访谈录

郑新民¹, 李茨婷²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10)03-00-00

问:Nunan 教授您好! 您第一次来访中国内地是什么时候? 您对当时中国大陆英语教育的状况有什么印象? 自从您第一次的访问以来,我相信您有过更多的机会听到,看到或体验到中国英语教育改革的历程。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现状?

答:我想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概在 1994 年。那时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学术来往。所以我有时候一年中要去北京好几次,他们也会派教师来访问香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学生们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当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是否有过出国的经历,他们通常会说是七岁开始学习英语,并且从未出过国,甚至从未离开过北京,但他们的英语是那么的流利,着实令我十分的惊讶。和香港的学生相比,他们的英语要好得多。我在香港生活了 20 年,我发现大陆学生比香港学生更具有学习英语的动力。他们更愿意尝试各

种不同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对提高英语水平是有效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更务实,心态更开放。所以这些年来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问:您知道,在中国,学龄前孩子学英语是一种乐趣,小学开设英语课程是为了提高学校名声,到了中学阶段,英语教学的质量问题成了学校关心的重点,但竞争激烈的考试体系仍然给师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束缚。各所大学之间也争相开设英语系,学生们为了顺利毕业并且找到好工作而努力参加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但是经过十年的英语学习后,学生们发现口语和写作能力还是非常欠缺。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是语言教育政策,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资格,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人数或者是语言测试方面出现了偏差吗?

答:我认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其中考

作者简介:郑新民:男,教授,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英语应用语言学、外语政策与外语教学等。

李茨婷:女,讲师,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文化和身份认同、语用学、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和自传体式人类志(authethnography)等。

收稿日期:2009--

试制度带来的弊端尤为严重。考试制度往往落后于课程改革的步伐。尽管教育部门提倡任务型教学法,但是考试仍然非常传统。另一个问题是教师教育的问题:不少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并没有接受过从事教学的正规培训。我的两个女儿在香港的私立学校教英语,但她们并不懂得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区别,也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现在完成时。我认为,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效地开展教师培训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早在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可能是个问题。

问:那么依您所见什么样的年龄比较适合开始学习英语?

答:根据研究,最理想的年龄是九岁或十岁。研究数据表明,青少年相对成年人和孩童来说学习语言的能力更强。在很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中国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孩子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英语。学校并没有训练教师怎么样来教这种年纪的孩子学好英语。我认为,中学教师不能去教小学生,因为这完全是不同的技能。再比如,高中的地理老师是不能去教英语的,但我最近就接触到这样一位地理老师,因为某种原因她只好去教小学生学英语,可是她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规范的训练,也不了解孩子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问:您是说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教师具备不同的教学技能吗?

答:是的。如果你去读皮亚杰(Piaget)关于青少年四个发展阶段的论述,你就会了解到只有当学生到达第四个阶段才能真正地进行抽象思维,学习语法及其抽象的规则。在那之前,他们的认知能力还达不到这样一种水平。

问:在今天上午的讲座里,您谈到了任务型教学。您知道,政府制定好政策后通常是自上往下来实施,考试体系也跟课程设置体系相去甚远。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也不一定把握的准,所以有所抵触在所难免。他们往往在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的上半年实施任务型教学法,但是到了下半年,到学生要参加考试时,他们又重回到老一套的教学法上来。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并能保持政策层面和教师层面的平衡?

答:在香港的中学英语课堂里,当我使用 Go For It 这套教材时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中学一共有六个学期,但他们其实不需要教材,因为只要能应付考试就行了。

问:那有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证明任务型教学能够将这种教学法与考试制度联系起来呢?

答:这一点我不太确定。我的观点是语言测试应该体现课程的设置,而课程的设置并非为了体现语言测试的要求。现状确是如此,但我们应该改变现状。

问:我们对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关于英语教学方面的文献做了一个大致的搜索,发现很多研究是针对大学生开展的,似乎大陆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比较感兴趣。而我们则认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出现在中小学的学生身上,但这方面的研究却非常缺乏。大多数做研究的人是大学教师,而中小学教师大多缺乏研究经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大专和本科毕业的,在学校时他们所学的课程主要是学科知识,培养科研能力的课程较少。所以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英语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和现状之间有一个断层。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吗?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弥合这个断层?如何进行有效而系统的教师培训工作?

答:我想这取决于你希望与什么样的对象开展合作研究,是和普通的英语教师呢,还是希望建立教师与大学的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大量的关于中小学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在悉尼和美国,很多科研是围绕着多种语言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方面的相关课题展开的,但我不了解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是否活跃。我认为如果希望增加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懂得研究方法的科研人员,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政府支持,资金资助以及大学间的合作。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没有人开展中小学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呢?

问:有是有,但是愿意做这样研究的人比较少。做研究的人通常也要参加学术评估和职称评定。有这样一种看法,做中小学研究的通常被视为是低端的研究,有时候会间接地影响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审。

答:这种现象比较奇怪。

问:前面提到过政策实施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有时候对下面的实际情况考虑的不够周到,令教师们无所适从。这种情况是否在香港或其他国家也存在?教师们如何应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

答:他们对此颇为不满,但各个地区的问题不尽相同。香港的情况是,每隔一年香港教育统筹局会下达命令说,“我们要将技术融入到教育中去”,于是他们就投入大量资金,以为这样就能产生效果。之后他们又说“我们要将任务型教学作为核心理念来推广”,于

是为实现这个理念付出很多行动。但是一两年之后,他们把科技的口号抛之脑后了,接着他们又开始倡导学生学习策略,并开始研究如何将英语学习作为终身学习的学生群体。显然,这个时候他们又将任务型教学抛之脑后了,如此循环之。整个体系没有连贯性,也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监督,缺乏对变革效果的有效评估手段。

问:您能不能简要回顾一下语言教育的发展历程呢?您如何看待语言教育中的文化要素呢?

答:语言教育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0年到1975年,那时候语言是一套需要记忆背诵的体系,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第二个阶段是从1975年到1995年,语言被视为用于交流的工具。从1995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语言的习得是一种个人和文化层面的转型。在我看来,这个才是语言学习的核心,它贯穿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所以,语言习得是一个社会过程。

问:您认为教师是否应该教授文化?文化的习得有没有明显的发展阶段?如果有,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应该如何体现学习者在不同阶段针对某些文化知识的复杂性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呢?在教学法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引入文化方面的教育呢?

答:我认为文化是可以习得并可以教授的。就像语法学习一样,文化知识的习得是没有系统性可言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置身于本国文化之中,过于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假如作为一名在中国教书的英语教师,我会很难给学生解释清楚跟英语相关的一些文化方面的特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英语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那么我们应该教授哪一国的文化?我想既不应该是美国文化,也不是澳大利亚文化或者英国文化,而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混合体。

问:这种文化的混合性如何能够在我们的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

答:这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除非教材编写者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教师们很难将这个元素纳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在我们目前的课程设计中,文化往往是一个额外的成分,但实际上文化应该成为教学和整个课程的核心内容。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更深层面来探讨文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Kramersch所提及的四个F上(food, fairs, folklore and statistical facts),因此没有任何一种跨文化交流是简单而单纯的。文化是可以教授的,但是你无法教育学生尊重并效仿某种文化常模。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关于

文化习得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学习者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献表明,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必定会尊重文化这个概念,同时还需要体验文化。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人们直到他们走出中国并再重返中国之后才会反思他们本国的文化,意识到文化是如此的重要。

对于我来说,这将是语言教学领域中下一个即将迎来的重大变革。关于课程设计中如何体现文化的复杂性问题,我认为正是因为文化如此丰富多样而错综复杂,我们的课程设置就应该有系统性,比如在课程初始阶段应对文化有一个总的介绍,而不应该仅仅肤浅地向学生介绍说“这就是美国文化”。我们需要了解许多文化中的貌似细微的成分,这些要素都应该纳入教材的编写中。Kramersch对如何将文化融入语言教学的核心内容展开了详实的讨论,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问:您如何定义学习者的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呢?它和文化是什么关系?

答:在我最新出版的新书中(Nunan, 2010),我对“身份认同”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对某种文化或子文化的一种归属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在我看来,语言和文化并非互为因果,而是共时并进发展和进化的。处于某种文化之外的“局外人”通常对这个文化的描述是过于简化的。当我们在使用非母语进行交流时,我们会问,“我们是谁?”,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的问题。

问:您认为语言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时候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答:我经常听到一些教师们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在英语里,我们不这样说……”,“英语为母语的人是这样说的……”,抑或“r应该是这样发音的”等等。教师们只关心学生使用的语言形式或语言输出的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却很少关注学生的沉默以及一些潜在内隐的观念和想法,同时他们也极少对自己的一些观念进行反思。对于语言教师而言,要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必须开展内省和批判性的自我评估。所以,我认为课堂应成为“第三空间”(third place),也就是教师们要不断地寻求一个共通点,这样,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但在认识到这些区别并持续展开对话交流的时候,人们才能够产生共识,增进了解。

问:刚才我们谈到文化知识的学习其实很个性化。学生们对采用何种文化语用常模具有高度主观性。他们有时候会选择接受目的语文化常模,有时候又选择抵触这种常模而坚持使用母语文化的常模。教师们应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答:教师们扮演的只是一个中介人(mediator)的角色。他们在课堂上不应该刻意去推崇某种文化,而仅仅是传授不同的文化知识。至于使用哪种文化常模完全取决于学生本人。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许多老师本身没有受过文化方面的培训,甚至不了解自身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也不知道如何教授文化。文化需要人们去了解并体验的。在很多 TESOL 课程中,我们不教老师如何去教授文化,而只是教他们如何教授语言。因此,他们经常会说,“行,这些就是规则,那就学吧”。文化是动态的,变化的,模糊的。假如我们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剖析,那么其实文化是每一种语言的核心。比如说,英语中的“有定性”(definiteness)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定冠词、不定冠词和零冠词的使用极其复杂。我们有专门的博士生研究这个领域,但迄今为止也未能完整地描述这个冠词系统。我认为其实这是英语语言中的一个文化概念。如果你的母语中没有这个“有定性”的概念,那么学习掌握这些语法规则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很多用法是很微妙的。

问:在教师培训,教材设计和任务设计方面,您能不能针对语言教学中如何纳入文化的要素谈谈您的观点?

答:这个方面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我认为应该有所变化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语不再是某一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语言,那么教师到底应该教授哪种文化或文化的哪些方面便成为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即使你和英国人聊天,你也会感觉到他们和美国人很不同,因为英国人常使用很多委婉语,很多缓和性语言和情态动词,所以他们显得不那么直截了当。他们似乎比美国人更礼貌,但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常谈论的文化通常指的是这些英语国家的文化,而当今很多交流发生在并非英语为母语者之间,事实上,我们更多地在使用马来西亚英语、韩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这些人如何使用英语,他们来自何种文化背景。这些都要在我们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法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简单的说“这是英国文化,这是美国文化”。□

David Nunan 教授主要代表作:

[1] Benson, P., & Nunan, D. (eds.) 2002. *The Experience of*

Interview with Prof. David Nunan on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Zheng Xin-min¹, Li Citing²

(1. Institute of Linguistic Studies/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Strategies of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Language Learning.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 Benson, P., & Nunan, D. (eds.) 2005. *Learners' Stories: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Carter, R., & Nunan, D. (eds.) 2001. *The Cambridge Guide to Teaching English to Learners of Other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Nunan, D., & Burton, J. 1989. *Beginning Learners: Southeast Asian Focus*. Sydney, N. S. W.: 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5] Nunan, D., & Burton, J. 1989. *Begin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Oral Proficiency*. N. S. W.: 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6] Nunan, D., & Clarice, L. 1996. *The Self-Directed Teacher: Manag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Nunan, D. 1988. *Syllabus Desig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Nunan, D. 1992. *Collaborativ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Nunan, D. 1992.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Nunan, D. 1993. *Introducing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Penguin English.
- [11] Nunan, D. 1998. *Designing Tasks for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lassro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Nunan, D. 1999.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oston: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 [13] Nunan, D. 2004. *Go For It*. Heinle;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 [14] Nunan, D. 2004.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Nunan, D. 2005. *Practic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Grammar*. New York: McGraw-Hill ESL/ELT.
- [16] Nunan, D. 2007.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Langu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17] Nunan, D., & Bailey, K. 2009.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Research*. Cengage/ Heinle.
- [18] Nunan, D., and J. Choi (eds.) 2010. *Language and Culture: Reflective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University 2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Englis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083, China)

Abstract: Prof. David Nunan is Emeritu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served two terms on the TESOL Board of Directors. He is the first person to serve as President from outside of North America. In 2005, he was named one of the 50 most influential Australians internationally.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scholarl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lassroom-based research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in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In addition to his research and scholarly work, Prof. Nunan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major textbook series for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se textbooks are based on his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and are widely used in schools, school system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His series Go For It,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hina, is the largest selling textbook series in the world with total sales of over one billion copies. In December 2009, Prof. Nunan was invited to give talk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its 60th anniversary. Prof. Zheng Xinmin and Dr. Li Citing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him on a number of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s. These issues looked into aspects of how to keep a fine balance between curriculum design and language assessment/testing in terms of macro and micro levels, what constitutes the core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and whose culture should be taught and relevant pedagogic implications. The discussions therefore shed light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in particular.

Key words: Curriculum Change; Assessment Change; Culture; Identity

